

她是中国民族舞蹈的标志性人物,她的名字因孔雀舞而家喻户晓。

继《云南映象》之后,杨丽萍又一部“原生态”歌舞《藏谜》将于10月22日、23日在上海大剧院演出。近日来沪的杨丽萍清瘦依然,一身夸张的民族服饰,黑布绣花坎肩,大红大绿的平底布鞋,两个垂肩的圆锥形银耳环,随着她的一举一动,叮当作响。

听杨丽萍讲话,感觉“痛,并快乐着”——原来这世上还有人如此安身立命,过着自己喜欢的洒脱生活;而她以淡淡语气描述的生活氛围又让人不免心酸:我们永远成不了她那样,即便我们像很多人那样一次次地游西藏、去云南,但终究不是一棵“长在土地里的树”。

跟着蚂蚁学跳舞

杨丽萍11岁前生活在云南大理,小时候就是一普通小孩,从记事起就爱上跳舞,跳舞本来也是白族人的生活方式。



“原生态”是种态度 杨丽萍:

长在土地里的树

“所以,我比其他人在舞蹈学校学的时间要长多了。”杨丽萍跟着父辈跳,而不是老师教,“你可以跟一朵白云学,可以观察一只小蚂蚁看它们怎么动,还有蜻蜓点水啊、孔雀开屏,多着呢!”

从小的创作欲望,显现在她对动植物的模仿上。“你看向日葵升起来是这样,然后是这样,这样。”说着,杨丽萍伸出纤长的手指,比画出向日葵行走的路线,沉浸在肢体带来的感觉当中。

因为所有舞蹈都是自己有感而发,自行编排,所以就算后来进入了歌舞团,她仍拒绝接受正规训练。“不喜欢就是不喜欢,我不训练,不领营养费就不会有压力了。我不在意别人的评价,就像你不能强求一棵树去说话,就算拿一把刀去砍,它也不会说话。”

“今天进团,明天就上台演出。”说起来云淡风轻,但未经雕琢的乡下姑娘确实凭借《孔雀舞》一路火到了国外,专家说她的舞蹈有特色,别人学不来。她笑笑告诉《东方早报》记者:“就像你的习惯动作要别人来学也是很难的,这并不等于你有多高明。我不认为舞蹈是事业,它是一种语言,因为用嘴巴讲,可能表达不清。”

“原生态”是种态度



自从杨丽萍主创的《云南映象》红遍大江南北之后,“原生态”这个词就开始泛滥。她告诉记者:“我们讲‘原生态’,不是说把几个民间的原始舞蹈搬到舞台上就是生态。生态是一个人对生活、对生命、对自然的态度。”

“有的人觉得老虎不吃羊、羊不吃草、草不吃泥土就是生态。天然的生态是要你生活得和谐。‘原生态’它一定是你吃饱了,才有力气去跳舞。像我们以舞蹈为生的人,把舞蹈编好了,能有市场,生存下来,让演员的孩子上学,有收入了再来跳舞。”

对于越来越多的游客青睐云南、西藏,杨丽萍说:“他们不知道、不认识,现在有一些藏族歌舞变了样,失去了原意,乱了。很多地方的藏民开始挖虫草、搞房地产、破坏生态,铁路也修到他们家门口了,他们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吗?他们也会受干扰,也在盲目地想外面的东西会更好。我们

在舞蹈里增加一些细节,就是表述这种现象。”

杨丽萍一路从旅游破坏生态讲到大自然的生态平衡,记者问她:“担心自己变老吗?”她干脆地回答:“问藏族人去——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不是担心,是不惧怕生死。我喜欢观察生活,对自己没有太多在意,也从来不用担心自己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,就像向日葵从来不用担心太阳会照不到自己身上。”

生来不会绕圈圈

据说在《藏谜》排练的时候,订单就已经满天飞了。而在合成彩排的时候,观众就已经涌进场子来。1500人的剧场,塞进了2500人。自8月首演以来,杨丽萍不得不满天飞,上午还在宁波演出,下午就飞来上海做宣传,紧接着又要赶回宁波。当被问到是不是特别辛苦,她灿烂地一笑:“都是别人在说我辛苦,我可从未觉得。就像有的游客看到藏民三步一叩头,从家乡出发花三年去朝圣,觉得他们是神经病,但是藏民反而觉得这些游客晃来晃去,没有信仰很可悲。各得其所吧。”

《藏谜》宣传册上,杨丽萍红衣蓝裤抱着一只小羊羔,坐在草原上,遥望远方,背后是洁白的云朵。和藏民相处一年半来,这个白族的孔雀公主,与藏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“藏族从血液上就认为生死是一件自然的事。他们不会绕圈圈,始终站在起点上,也在那终点上。这并不等于他们有多高傲,而只是一种认知。我也一直在那个点上。不是我有了悟性,然后再找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去生长。大彻大悟是个太麻烦的过程。我本来就是一棵长在土地里的树,土地就是我的本质,我不会思考太多。”(安婧)

“单田芳要上《百家讲坛》”的新闻一度闹得沸沸扬扬,有人认为单田芳上《百家讲坛》不仅有资历,而且将“评书学术化”,跟《百家讲坛》“学术评书化”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;可也有人认为,单田芳是说书的,来讲历史未免不合时宜。近日,《燕赵都市报》记者来到单老的家中拜访,对《百家讲坛》他不想多谈,因为他现在除了要录制评书《李自成》以外,还多了一项工作,在河北电视台的《天下故事会》里当主持人。单老笑呵呵地说:“老了老了,又改起行来了。”

越老越有精神头,就没想过放下工作,踏踏实实地去游玩世界?

单田芳: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。有一段时间,我看到麦克风就想吐。不管是说书还是主持,都太费脑筋。我也想过退休,但欲罢不能,只要身体可以,我就闲不住,想再试两年吧!结果试着试着就到现在了。

记者:您的心态还是年轻的。

单田芳:当初跟《天下故事会》接洽时,我就觉得跟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,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尝试。老了老了,又改起行来了。人都说,雁过留声,人过留名,尤其是演艺界里的人,

习做人的道理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师徒共寝是不太可能的了。

记者:那您的子孙有没有说评书的?

单田芳:没有一个说评书的。一方面他们小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习耽误了,另一方面我也挺反对他们干这行的,因为我是过来人,知道这行的难处。

记者:您怎么看评书事业的前景?

单田芳:忧虑,因为后继无人。相声艺术枝繁叶茂,可以不断地传承下去,但说评书的本来门户就少,如果

单田芳:老要张狂少要稳嘛,而且我要经常在电视上跟观众见面,穿衣讲究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。

记者:您喜欢流行的东西吗?

单田芳:我的思想不保守,喜欢流行的东西,我也追星,也喜欢看韩剧。

记者:您喜欢哪个明星啊?

单田芳:陈宝国、陈道明、姜文、王志文……韩国明星里有金喜善、张东健、宋慧乔……

记者:那您也一定喜欢看娱乐新闻吧?

单田芳:看,但总觉得有些报道

档选秀节目,您当初没反对过吗?

单田芳:我支持他去,是抱着让他吸取经验教训的目的去的,我告诉他一定不要考虑名次,也不要想成为李宇春和张靓颖那样的人。

喜欢表喜欢车喜欢旅游

记者:看过您的博客,您把自己的手表情结洋洋洒洒写了好长一篇。

单田芳:我从小就喜欢手表,现在没收藏那么多,就留下了一块金劳力士,记得是1990年在上海买的,那可是我攒了好长时间的钱,买的最贵的一块表。

记者:听说您也很爱车。

单田芳:换了有10辆车了吧。最早是1987年买的夏利,从天津开回鞍山,在乡亲们中间还引起了一次小轰动。后来到北京闯天下,把夏利卖了,换了一辆面包车,再后来从切诺基到奥迪、尼桑等等。我现在换车就是为了坐着舒服,人家有钱都投了房地产,我却都换了车,尽管知道不划算,但因为爱这一样也没办法。

记者:除了手表和车,您还有其他什么爱好?

单田芳:只要闲下来我就去旅游,走进大山里,去海边,还有名胜古迹,都是我很喜欢的地方。(秦菁)



且不谈《百家讲坛》

单田芳:我要活到老说到老

不想再谈《百家讲坛》

记者:这阵子因为《百家讲坛》,关于您的各种报道甚嚣尘上。

单田芳:我不想再提这个了,我对这种事情很反感。只能说原来我很喜欢《百家讲坛》这个节目,后来他们也有人在私下与我说过是否可以考虑上《百家讲坛》,但我并没有接到正式的邀请。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个事情没了下文,正好我又要去当《天下故事会》的主持人,所以一直忙忙碌碌。

记者:评书大师讲新闻故事,会不会让人猜测?

单田芳:对待新闻的态度必须是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。我所讲的新闻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,只不过融合了评书的诙谐幽默以及现场感和画面感。

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

记者:都说七十古来稀,您这是

如果半年广播里没有声音、电视里没有画面、报纸上没有文字,那他很快就会被遗忘。我不想被遗忘,所以就要力图创新。我要活到老说到老。

我的子孙没有说评书的

记者:现在录评书跟原来比记忆力还行吗?

单田芳:虽然老了,但记忆力还不差。年轻的时候背书没有干扰,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,现在外务多了,已经到不了“过目成诵”的程度了,但也不觉得很吃力。

记者:很多人关心您会不会收徒弟?

单田芳:我的学生很多,但没有收过徒弟。这些学生都是评书爱好者,他们不一定去说书,有说相声的,有表演小品的,有的只是为了兴趣,没有把它当成终身职业的。

记者:从没想过要收一个真正传承事业的徒弟吗?

单田芳:徒弟要跟师傅朝夕相处,耳濡目染,不光学习技艺,还要学

说评书的人都不在了,评书事业很难发展下去。

记者:那您能给我们讲讲说评书的精华在哪里吗?

单田芳:评书育人。说评书的过程也是教人道理的过程。

记者:很多听众反映,您说评书的时候带一些粗口,在青少年听来可能影响不太好。

单田芳:其实粗口只是说书过程中无意的自然流露,是即兴的,并非有意设计,当我进入角色时,这个角色需要我就会脱口而出。

我也追星也喜欢韩剧

记者:您的博客从去年开了之后,您一直都很勤奋,贴了好多照片,还有很多文字。

单田芳:文字都是我自己亲笔写的,但图片都是我孙子替我贴的。我对网络不是很熟悉,毕竟年龄大了,学起来也没那么容易。

记者:不过从很多照片上看,您很时尚,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?

太失真,比如“四小花旦”等等这些当红明星,你可以说他们前途无量,是一个好演员,但用“国际巨星”、“艺术家的典范”未免就太夸张了。

记者:问您一个现在影视剧热门现象的问题,翻拍经典剧,您有什么看法?

单田芳:对影视剧我向来是高看一眼的,但我很反对翻拍,这是对人力和财力的一种浪费,比如四大名著都被拍成过影视剧,而且都已经成为经典,再拍就没有了意义。很多翻拍过的电视剧我都看过,但说实话都赶不上原来的东西好。有时候人们总以为现代的高科技可以推翻原来的经典,但殊不知电影、电视还得靠人来演,高科技到头来只是辅助的工具。

记者:除了翻拍,现在在荧屏上最热闹的大概就是选秀类节目了。

单田芳: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成名搞得晕头转向,不好好上学都要去参加什么选秀,我看过几个节目,那种淘汰真的太残酷了。

记者:听说您的孙子也参加了一